

首届

来其  
主编

在沙漠失声痛哭 / 杨献平

父亲的战马 / 鲍尔吉·原野

烤神仙 / 蔡怡

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 / 干亚群

汉中怀古 / 尧山壁

胡枝子 / 东珠

马坊书 / 耿翔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/ 黄立宇

从彤红的傍晚到沾满露珠的清晨 / 梁晓阳

十八岁的墓碑 / 王宗仁

苏轼：困厄中的光辉 / 陈世旭

斐波那契数列 / 任林举

我的两个额吉 / 艾平

惊喜记 / 杨永康

我的杨庄 / 扎西才让

草之夭夭 / 刘梅花

草木笺 / 荣蔚

乡巫 / 林渊液

散文奖

获奖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三毛

首届

散文奖

获奖作品集

来其 主编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/ 来其主编. —上海:  
文汇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496-2425-6

I. ①首… II. ①来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1112 号

---

## 首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集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主 编 / 来 其

责任编辑 / 张 涛

封面装帧 / 梁业礼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40 千字

印 张 / 17.5

ISBN 978-7-5496-2425-6

定 价 / 35.00 元

## 首届三毛散文奖评委会成员名单

顾问：贾平凹(中国作协副主席)

陈 杰(三毛之弟)

陈田心(三毛之姐)

主任委员：张 炜(中国作协副主席)

副主任委员：袁 敏(浙江省作协副主席)

成 员：彭 程(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主任)

徐 可(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)

陆春祥(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)

洪治纲(著名评论家)

来 其(舟山市作协主席)

评委会办公室主任：白 马(舟山市定海区文联副主席、三毛研究会会长)

## 首届三毛散文奖审读委成员名单

主任委员：杨海蒂(《人民文学》副编审)

副主任委员：邹亮(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)

成 员：董宏君(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主编)

谢欣(《中华文学选刊》主编)

陈先法(文汇出版社顾问)

苏沧桑(浙江省作协创研部主任、浙江省散文学  
会常务副会长)

陈 铨(舟山作协副主席、原《青年文学》资深编辑)

周维强(浙江省作协评论员、省作家协会理事)

马 叙(浙江省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)

# 首届三毛散文奖获奖作品名单

## 散文集奖

### 一等奖

杨献平《沙漠里的细水微光》

### 二等奖

鲍尔吉·原野《白银的水罐》

蔡 怡(台湾)《烤神仙》

干亚群《梯子的眼睛》

### 三等奖

尧山壁《流失的岁月》

东 珠《知是花魂》

耿 翔《马坊书》

黄立宇《布景集》

梁晓阳《吉尔丕朗河两岸》

## 单篇作品奖

### 一等奖

王宗仁《十八岁的墓碑》

### 二等奖

陈世旭《苏轼：困厄中的光辉》

任林举《斐波那契数列》

艾 平《两个额吉》

### 三等奖

杨永康《惊喜记》

扎西才让《我的杨庄》

刘梅花《草之夭夭》

柴 薪《草木笺》

林渊液《乡巫》

# 目 录

## 上辑 获奖散文集作品选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|
| 在沙漠失声痛哭 .....        | 杨献平     | 3  |
| 父亲的战马 .....          | 鲍尔吉·原野  | 11 |
| 烤神仙(外一篇) .....       | 蔡 怡(台湾) | 18 |
| 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 .....    | 千亚群     | 27 |
| 汉中怀古(外一篇) .....      | 尧山壁     | 33 |
| 胡枝子 .....            | 东 珠     | 42 |
| 马坊书(节选) .....        | 耿 翔     | 53 |
|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.....       | 黄立宇     | 65 |
| 从彤红的傍晚到沾满露珠的清晨 ..... | 梁晓阳     | 70 |

## 下辑 获奖单篇散文作品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十八岁的墓碑 .....    | 王宗仁  | 81  |
| 苏轼:困厄中的光辉 ..... | 陈世旭  | 107 |
| 斐波那契数列 .....    | 任林举  | 119 |
| 我的两个额吉 .....    | 艾 平  | 136 |
| 惊喜记 .....       | 杨永康  | 147 |
| 我的杨庄(节选) .....  | 扎西才让 | 167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草之夭夭(外三篇) ..... | 刘梅花 | 188 |
| 草木笺(八篇) .....   | 柴 薪 | 214 |
| 乡巫 .....        | 林渊液 | 223 |

## 附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毛散文奖评奖条例 .....    | 237 |
| 审读委推选细则 .....      | 240 |
| 三毛散文奖评委会评选细则 ..... | 242 |
| 首届三毛散文奖入围作品 .....  | 244 |
| 获奖作品颁奖词 .....      | 246 |

上辑 获奖散文集作品选

---



# 在沙漠失声痛哭

杨献平

最突兀和典型的是灯火，比任何夜晚都要灿烂。我站在结着霜花的窗前，撕开发黏的嘴唇，对自己说：“还有这样繁华的孤独吗？”这话一出口，把自己吓了一跳。那年我十八岁。几个月前，穿上肥大的军装，一块石头一样晃荡向西，几天后又像一根羽毛落在巴丹吉林沙漠。在新兵连，从军姿到操枪，手、脚从红肿痒痛到渐渐如常，感觉漫长如铁。大年三十晚上，礼花从营区各个部位腾冲而起，在幽深的沙漠天空绽开。其他战友都围在大屏幕前看虚拟的锣鼓笙箫、歌舞升平与吉祥安泰。我借口上厕所，溜回十几个人连在一起的大宿舍。

我确信那时候确实是一种“繁华的孤独”。一个少年，从偏僻乡村走出，就深陷到三千公里外的沙漠地带。此时此刻，父亲一定在贴着新对联的门扉上下挂上了灯笼，红色的光在寒冷刺骨的南太行乡村夜晚，把一家人贫贱的生活照得满目吉祥。母亲一定在一个人包饺子，包了素馅再包肉馅。弟弟大致放鞭炮，拿着燃烧の木棍，手尽管冻得好像十根并排燃烧的红蜡烛，但乐此不疲。还有爷爷、奶奶及其他村里人，他们也都如此，尽量用彩纸、灯泡和蜡烛把这个夜晚装点得异于寻常。

窗玻璃冰得咬手。我刮掉一层白色窗花，张着眼睛看了看喧闹的外面，再看看沙漠缀满星星的墨色天空。宿舍里，除了我衣服的划动和日光灯的滋滋声，安静得像是一个人的岛屿。我哭了，眼泪打在已经缀上领花肩章的军装前襟。我没有擦，而是看着那些黑色的斑点，只觉得一个人初在异乡的

春节竟然是如此空洞，曾经的场景和氛围被置换，而且天经地义；曾经的场景虽然简陋，但其中堆满贫穷的温暖。我又想到：繁华的孤独只针对个体人，夜晚、灯光和烟火则不管这些，它们合谋将这个夜晚推到我面前，并且毫无理由地将我笼罩，这就是掠夺与篡改。

这是我在巴丹吉林沙漠经历的第一个春节。过了那个年，我十九岁。第二天，和其他战友们一起吃了饺子，我就趴在床铺上给爹娘写信。大致写了十几页，但没有提“繁华的孤独”。只是说了自己在沙漠军营对他们的感念，还夸张了灯光和烟火的美妙性。当我把信件装好，放在连队统一收信的木箱里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空空如也。回身，我对自己说，杨献平，你说了假话。烟火和灯光再好，也都是人布置的，它们再美丽，也进入不到人心里。“繁华的孤独”只可以分享给自己，说给父母爹娘，他们不会理解不说，还会说我故意玩文字游戏，让他们“看不懂”。

我所在的沙漠名叫巴丹吉林。1992年1月，火车擦着祁连山行驶，到酒泉下火车，又乘坐大巴车不知道还要去哪里时，我就看到了黝黑的戈壁，在稀疏的城镇和村庄外围坚硬无际。临近营区时候，下起了雪。米粒一样大小的雪粒把玻璃敲得叮当作响。我看到，黑色戈壁上敷了一层白色，好像一个粗壮的男人身上佩戴的一面镜子。我隐约知道，此后几年，我将在这里度过。一个人将以陌生身份，进入一片比天空辽阔的大地；也以异乡者的姿态，在如此荒凉与空旷之所以消耗与迷惘、激越与无助为主题的青春旅程。

下分到连队当年，我又被分到一个技术室，跟着一名干部学习操作中央空调。几乎每周都要坐车去一次机场外围。那里是指挥控制中心所在。任务间隙，我站在楼顶上，放眼四望，发现我和这座军营被沙漠戈壁包围或者说围攻。北边黄沙次第堆积，浑圆如乳，有的则如连片的黄金营帐。近处戈壁一色铁青，纵横无忌，一匹马或者一台车无论怎么样奔跑，也毫无尽头；一个人狠心将自己放逐，也还会落足荒漠。当年冬天，风暴席卷整个沙漠，巴丹吉林似乎一头暴躁的狮子，不停抖动全身毛发。老同志告诫我说，不要在外面小解，还没撒完，就冰棍了。这好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沙漠禁忌，就像在沙漠深处唯一能够返回原地的只有自己曾经的印迹一样。

春节前几天,我就想回家,正抓耳挠腮,有一个天大的好事落在我身上。室主任让我去把他几个亲戚送到郑州。我趁机说到郑州就到我家了,那时候也正要是春节。室主任犹豫了一下说,可以吧,但要早点回来。我欣喜若狂。离别一年,南太行故乡就在我记忆里模糊了,原先可触可摸的岩石、枯草和尘土遥不可及、薄脆如纸。赶到家,年味已经以零星鞭炮的形式弥散开来。乡村如旧,平时寥落的灯光也沸腾起来,家家户户都把自家内外的黑夜置换成白昼。

大年三十晚上,母亲包饺子,我和弟弟放鞭炮,凌晨三点起来吃饭,再跟着父亲到长辈家磕头拜年。南太行这种风俗,显然混杂而古老,充满纲常气息与伦理氛围。可一旦到了大年初一,太阳升起,就宣告这一年的春节又成为过去。几天后,我乘车西行。从邯郸、郑州,再西安、天水、陇西、兰州、武威、酒泉,再次进入巴丹吉林沙漠,我蓦然觉得了一种生硬。从那时候开始,我确信,对一片地域来说,一个人长时间在,它自觉接纳并用它特有的气味熏染你,你一旦离开,它便会迅速解套。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放逐,是一片地域对于一个人不闻不问的坚决流放。

好在我还是单位在编人员,这是我与巴丹吉林沙漠唯一一名正言顺的维系。春天在五月中旬来临,沙尘暴连续奔袭,杏花、梨花、桃花和沙枣花接连开放,痒人的蜜香铺天盖地招摇,这是沙漠唯一的嗅觉和视觉盛宴。花朵总是先行者,以献身结果的奇异方式,引出万千绿叶。好像一些个如我一般孤独的人,想要更多的他者贴身喧哗一样。夏天大抵是沙漠最美的季节,风尘不惊,沙尘安卧,众多的绿叶在人类的一年当中找到自己的存活与展露方式。秋天也是,新疆杨叶子由青而黄,黄得似乎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铮铮作响。临水的那些,还冒出血红的颜色来,令人想起在这里发生的诸多游牧民族的战争,以及在沙漠行走不知所终的人。

冬天从十月下旬开始,沙尘暴再起,大多时候,捧着沙子往人身上扬。在沙漠,每一个人都是沙子食用者,不管你是否愿意,尽管你会遮挡,但微小的事物总是以连续的方式实施它们的行动。不过,春节前几天,几场风暴以后,就是冷清的艳阳天了,太阳和它的光芒似乎虚设,不过是用来证实白昼

存在。几年后的某个冬天，我由基层技术室调到了政治部机关，主要做电视新闻采写和编辑。身份也发生了变化。单位电视台一共七八个人，四个干部，两个战士。一到春节，大部分都请假回家了。我刚到新单位，自然要留下来值班。

春节开始了，零星的鞭炮声在不远处的家属住宅区炸响，小卖店和超市迎来了最佳进账期。买东买西的人聚在一起，而后又提着沉甸甸的大塑料袋散落营区各处。考虑到值班人少，单位给发了一箱子方便面，还有几十根火腿肠。拿回宿舍，我长出一口气，想这个春节不会饥肠辘辘了。前些年有几次在沙漠过年，大年初一没处可去，到饭堂已经饭菜结冰，饿得连头发都竖了起来。有了那些方便面和火腿肠，就暂时不用为“民以食为天”“果腹”而忧虑了。食物的安慰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关照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买了一些东西，挨家挨户看望了领导和老乡，回到所在单位，灯火如昼，大门和走廊光亮得令人心虚。打开电视机，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开场锣鼓，沉寂空漠的单位瞬间喧闹起来。这还是一种个人的繁华。电视屏幕上衣袂飘飘、歌舞升平，声音在天空传导，进入耳朵。看小品、相声，忽然发笑。可是，一个人的笑竟然那么脆弱，没出口，就被更多的声音杀死了。那么多人在作姿作态，用技术和素养说逗人乐的话，发出悦耳之声。在一片祥和之中，我却觉得了一种冷漠和虚假。时间是没有春节等节日的，所有的节日都是人用来表达自我的情感，赋予某些时间以悲伤和快乐，暧昧与温情，实质上也是矫情的自我安慰与告诫。我还想到，此时此刻，也一定有很多人蜷缩在流水成冰的桥洞下、灯火灰暗的街角，甚至还有人就此了结了在此世的生命历程，在某些地方遭遇人生之大不幸。所幸的是，欢乐的人永远占据多数。人也需要更多的“假象”乃至“无意识的娱乐”来填充某一些时间和内心的酸与麻。

孤独在众人隆重的时候愈加深刻，甚至绝望。一个人在异乡，特别是沙漠，就像是一口倒扣大钟之下的一只蚂蚁，就像是想要从沙漠这边迁徙到那边的一只蜥蜴。更深重的是除了你自己外，一切都是物质，以及笼罩物质的空气及时间分解的事物的惨败粉末。时间久了，一个人也就成了物质之一

种。尽管“万物有灵”，可很多的物质是以沉默的方式面对一切的，人极易受感染，久了，残存的那点灵性也随之消弭。好在我想睡了，关掉电视机，躺在床上。风和冷，带着它们尘土的儿女从窗缝里成群结队，在我身体上放肆抚摸，并且以一种杀戮的方式，将我往沉沉的睡眠与孤独深渊狠推。

对孤独的人来说，白昼是一种拯救。更多的同类来到堪称再生。第二天一早，领导来查看安全情况。同乡打来电话或者从各个单位到来。平素，我是懒得和同乡们闲坐胡编瞎扯淡的，认为那是一种自我戕伐。可大年初一早上，我的这种认识被世事逆转。见他们来到，我异乎寻常热情，拿出各种小吃，任他们吃，乱丢垃圾。并且买了酒，几个人就着小吃把自己弄得头脑发涨，晕乎乎不知所以。说起话来，也特别偏爱笑话和黄段子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以为，高尚使人痛苦，庸俗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可一旦黄昏降临，人相继散去之后，孤独卷土重来，在漫天炸开的礼花和鞭炮当中，一个人在沙漠的孤独如刀刻，深重而尖锐。

我二十四岁了，青春在沙漠做蛇蜕状，被风暴和干燥淘洗得薄如蝉翼，还有一些明亮的斑点。我知道那是明确的暗伤与刀疤。我想我需要一个人在身边，或者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和我骨肉相连，最好是血浓于水。我母亲也觉得我该有对象了，奶奶说她想在她去世之前能够抱上重孙子。我都明白。可是有人不明白我。我爱了，只能张望。世俗在每个人面前都划下鸿沟。在我最落魄时候，一个女子让我遇见。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她肯定是一位好妻子！我追了。她也答应了。几年后，突破岳父母及其亲戚的种种说法，她和我结婚。婚后第一个春节，我和她在沙漠过。因为经济拮据，是岳父送来一些钱。俩人在单位的房子里相互拥抱取暖，用红酒往脸上涂抹喜色的方式，把前些年“繁华的孤独”开除在外。再几年，我们有了儿子，母亲春节来，一进门，就摸孩子，说我们儿子脚好看，长得胖嘟嘟的，是我们家几代人里面最有福相的。再一年，我请岳父母来单位和我们一起过年。妻子和岳母包饺子，忙活饭菜。我和岳父喝酒，翁婿俩你一杯我一杯，一会儿就都晕了。

这是我在沙漠生活最喜欢的一个“节目”。和岳父在一起，感觉就像是



父亲。他本分又善解我意。我说的每句话他都表示理解。这时候，我总是要流泪的。为了掩饰，就喊妻子再弄一个菜来。随着经济状况好转，我逐渐学会储藏好酒，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和岳父春节时候喝。再些年，我和妻子一直坚持春节为岳父母家采购年货，弄一台车，吃的用的送的都弄回来，不要他们再去买。大年三十，先把他们接到单位。初一再回他们家。晚上继续喝酒，在沙漠外围，岳父母家里，我俨然主人，他们也放心，家里的一切事情都征询我意见，或者由我来拿主意、出面。妻子是西北人，距离巴丹吉林沙漠和我单位很近。每年春节，我就有了家。在岳父母家打电话给亲生爹娘。他们说，在那里好，有人照顾了。他们也安心。

人和人之间，基本的是信任。亲人尤其如此。人也需要相互取暖。有了家，巴丹吉林沙漠与我都显得与众不同。似乎那个庞大无比的僵死之物瞬间有了生机，枯燥也充满了某种喧哗。这肯定还是内心及可以慰藉的情感在起作用。是爱，那种在时间的沙漠慢慢深入灵魂的柔软之物，将一个人从孤独与空漠当中解救了出来。记得有一年春节前两天，来自西伯利亚的风似乎杀人钢刀，我忙完单位任务，即和妻子到市区去采购年货，送到岳父母家就要走。岳父说，晚上咱爷俩喝点，好长时间没喝了。神情坦诚，还有一些渴求。我过去抱了抱他，说：爸，我们明年下午就带孩子回来，我陪您喝。岳母嗔怪岳父说，谁都像你没事干啊，孩子还忙！

沙漠的春节一如往常，和岳父喝酒，儿子在闹。也装模作样给姥姥姥爷敬酒，祝福福寿康安。我开始笑，进而眼角有泪。抓起一杯酒灌下去，装作呛了的样子，到外面去把眼泪擦掉。几年后，儿子节节成长，一瞬间就到我胸口了。有一次，我带儿子去营区外围的假山上玩。看着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老营区，以前的电视台成了办公楼，和妻子住过的临时家属房也被一大片新住宅楼房替代。我对儿子说，以前时候，爸爸就在那个地方上班，可现在没了；以前，我也和你妈妈在那个地方住过……儿子睁着眼睛环视了半天，又看看我。我潸然泪下，人在时间中总想在大地上做点事情，留下自己的痕迹。权利和个人都是如此。想起曾经的“繁华的孤独”，心里竟有点温暖和惋惜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青春本来就是孤独的，繁华中的孤独更楚楚